

其实我不太讲旅行或旅游,我常用的一个字是“出走”。人在一个环境太久了、太熟悉了,就失去他的敏锐度,也失去了创作力的激发,所以需要出走。

我上世纪70年代在欧洲读书,那时候要写关于文艺复兴的艺术史,老师问我:“你有没有去过意大利?”我回答说还没有。他说:“你没有在米开朗基罗的雕像前热泪盈眶,你怎么敢写他?”后来我就在意大利跑了一个月。

## 人需要出走

□蒋勋



当时我身上就是一个背包,两件衬衫。我曾经睡过火车站,那时候戛纳火车站里有一堆年轻人睡在里面。他们问我:“你怎么没带报纸?要铺报纸的。”他们就分给我报纸。早上五点,警察带了一大桶的咖啡,当、当、当,敲着桶子,叫醒大家,请大家喝完咖啡离开,火车站要营运了。

欧洲有种青年出走的文化。我在意大利佛罗伦萨认识一个14岁的苏格兰小孩,带个毡呢帽,打扫厕所一个学期存了点钱,就到欧洲来旅行。钱花完了一点也不害怕,就去街上吹苏格兰风笛赚钱,再继续下一段的旅行。我那时候感触很深,不同的文化背景,年轻人可以这么不一样。

旅行是很大的反省,是用异文化来检查自身很多应该反省的东西。在比较里面,才能了解文化的不同——只是不同,并没有优劣。就像写《裨海纪游》(清朝康熙年间记录台湾山川风物之著作)的郁永河,他看到原住民被抓来拖牛车,下雨他们就在淋雨。他就问:“为什么不让他们在屋檐下躲雨?”翻译官就告诉他:“他们其实跟动物差不多,他们是不怕淋雨的。”郁永河就叹了一口气说:“亦人也。”

所有好的旅游书,都会有这个观点。写《真腊风土记》(今日的柬埔寨吴哥窟)、出使吴哥城的周达观是元朝的北方人,所以他南下的时候,受不了天气。他不了解当地人怎么每天洗好多次澡。一年之后,他变了。当初他带着大国心态,当时元朝那么伟大,但他后来说,一个小小的东南亚国家,可是礼仪这么严整,“不可轻视也”。

我觉得,人不可能没有主观,可是慢慢在旅行里面,修正自己的偏见跟主观,才是好的旅行。

即使只是参加旅行团,也可以有不一样的体验跟视野。现在信息真的很发达,在出发以前,可以做一些准备的工作。到现场之后,可以尽量检讨自己的主观。当年我带朋友去吴哥窟,我会说:“我现在带你们去当地人的家。”他们下车都会吓一跳,真的什么都没有。我们叫做“家徒四壁”,他们连壁都没有。可是后来我看到他们男男女女从田里回来,脱光光地在河里、莲花当中,彼此泼水、唱歌,我觉得他们比我富裕太多了。我一生中都没有这样的经验,我觉得这就是个很大的收获。所以我觉得任何一个旅游都值得,因为只要一对比,你都会回来检讨自己的生命意义和价值。旅游不只是看,更是找到自己内在最美的东西。外在的风景,其实是你自己的心情。所以壮游绝对不只是向外的观察,而是向内的反省。

在一个环境久了,不但爆脑浆、爆肝,还会变得“僵化”与“麻木不仁”。

出走当然是一个很棒的选择,若短期无法成行,阅读、写作、聊天、学习、陪伴、分享、运动、散心、唱歌、画画……也是很不错的方法——只要是能让你的生活比重产生变化的。大自然也会改变你的生活质量,避免脑子僵化、心灵麻木。你有多久没抬头看看天、看看路边的小花小草、听听在行道树上吱喳的小鸟?

就从这个简单的改变开始吧。

## 小小说

### 喜欢

□佚名

多年后,她出席暗恋多年的他的婚宴,他变得风度翩翩,侃侃而谈。

坐他身旁的是位美丽动人的新娘,虽然看着不是滋味,但也得走去祝贺他一番:“多年不见了,你变健谈了呢,以前你和喜欢的人说话,舌头总打岔,现在能把这么漂亮的新娘娶回来,厉害!”

他听后脸红耳赤起来:“真、真、真的吗?”

## 大家V微语

### 别轻易喝“鸡汤”

□金水

●朋友阿华是“鸡汤”爱好者,前几年看了不少宣扬“走出舒适区”的文章。脑子一热,不顾家人反对,毅然从一家事业单位辞职,之后进了一家外企。起初干得顺风顺水,很快被提升为部门经理。然而经常加班,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,渐渐让身体底子一般的他难以承受,业绩考评越来越差,最终被迫“主动辞职”。

●《逃离舒适区,是我喝过最毒的鸡汤》,最近网上流传着这样一篇文章,共鸣者众多。其实“毒鸡汤”何止这一碗,之所以“毒”,往往因为许多“鸡汤”并不是对症下药。它们宣讲的东西或许有一部分是正能量的,但并不一定适合每个人。有些“鸡汤控”不顾自身情况,盲目做出重大人生抉择,最后悔之晚矣。

●良药尚有三分毒,“鸡汤文”作者哪来的自信,认为自己的“鸡汤”能给所有人治病?“鸡汤”一旦做成了“均码”,对于“不合脚”的读者,多半会是“毒鸡汤”。

## 那些年那些事儿

### 何为“绅士”

□蒋子龙



我有位朋友叫新华,他天赋惊人,年少时,偏赶上无学可上、无书可读的特殊时期,遭父命竟能背诵整本的《新华字典》。后来,他成为编剧,写过些曾轰动一时的影视作品,属于第一个获得美国戏剧奖的中国剧作家。

1999年初秋,上海派出一个电影代表团访问台湾,团长是谢晋,团员包括孙道临、张瑞芳、秦怡等十几位声名赫赫的电影泰斗级人物。其中,唯一的电影编剧就是新华,可见,其创作成就及影响力。

在他们离开台湾前的最后一个夜晚,准确地说,也就是9月21日凌晨,当地发生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最大的地震,震级7.3级。代表团的成员都住在酒店十层楼以上,大楼摇晃剧烈,有顷刻就会坍塌之感。

新华从床上摔到床下,立即清醒,意识到发生地震了,而且是强震。在摇晃中,他穿上睡衣就跑到门外,没敢乘电梯,从16楼跑到下面的酒店广场上。周围还一片空荡荡,他算是第一个逃出来的人。后来跑到广场上的,有一对年轻的美国夫妇,他俩各围着一条大浴巾。待到服务生来到广场,美国小伙子从浴巾里掏出钱包和房卡,取出三百美元,连同钥匙牌,一同递给服务生,希望他能带出自己的衣服和行李。服务生稍加犹豫,随即接过美元和钥匙,跑回大楼。不能说全是美元的作用,为客人服务的精神犹在呀。

当时还有余震,广场上都能听到大楼里哪里咣当的声音,也不断有客人从楼里逃出来。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多,不一会儿,服务生推着两只行李箱,腋下夹着大包小包,从楼里跑出来。美国夫妇称谢不已,当众穿好衣服,推着行李箱,打车去了机场。这应该是一对经常旅行、处变不惊的夫妻,慌忙中逃生,可以不穿衣服,却不忘带上钱包和房间钥匙。新华好学,却不免心中惭愧,自己倒是跑了个第一,除去房卡,却什么也没能带

出来。

酒店大楼已经门窗破碎,楼角倒塌,楼外的附属物被震毁,整幢大楼摇摇欲坠。楼内未受重伤的客人们也都逃出来了,上海电影代表团的成员中,只剩下87岁的刘琼还没下来。大家十分焦急,尤其是团长谢晋,他深知刘琼性格沉稳,但大家等待的时间之长,似乎早已超过了他沉稳所需的时间。

刘琼自上世纪三十年代成名,电影、话剧演过无数,包括名震一时的电影《海魂》《女篮五号》与《牧马人》,此外,还曾导演过《51号兵站》《阿诗玛》与《李慧娘》等。在新华心目中,刘琼先生堪称“神”一样的人物。当时,新华又是团里最年轻的,他想学酒店服务生的样子,上楼去探望刘琼先生,可惜,不知他住在几层几号。

天已大亮,团长让新华去求助酒店服务员,查找刘琼的房间号,然后,上楼去找。就在此时,刘琼先生腰身笔直,手里拉着轻便行李箱,头发梳得一丝不苟,西装领带,整整齐齐,连脚下皮鞋竟然都擦得锃亮……八十多岁的人,看上去仍然气韵俊逸,独具风采,一副“湿衣不乱步”的从容神态,缓缓从余震未息的大楼里走出来。

一时间,广场上的人都在看着他——这种魅力,要经过怎样的命运和时间的磨砺才能焕发出来?这场大地震简直就是为他此刻的出场做铺垫……电影代表团的人们随即拥上去,有庆幸的,有欢跳的,有抱怨的:“我们都快急死了,你老先生竟还有心捋捋得如此漂亮……”

刘琼先生似抱歉地说:“母亲告诉我,人在临死的时候,一定要把自己收拾整洁。”

原来,在地震发生的时候,他并没有惊慌失措,先想逃命,仍然行止有度,从容不迫。

新华在心里暗暗叫好:“终于见证了,什么才叫绅士!”

## 城市笔记

### 小厨房大论坛

□张亚凌

小小厨房,有时会成为激烈的论坛:我满嘴飞的大道理常常被儿子不动声色地击落,偶尔自以为是的聪明也会被儿子很不厚道地嘲笑。

儿子挑食,但凡带点味的,像芹菜、香菜、洋葱、蒜苗、羊肉等等,一筷子都不勉强自己。味道极重的苦瓜,他从不正眼看一下。对苦瓜的种种好,我费劲唇舌,他依然避之不及。

“我的亲娘我的张老师,都21世纪了,吃饭已经无关饥饱了,也不只是为了营养,更重要的是享受——吃成了痛苦,就糟蹋了饭!”瞧瞧,这家伙反驳起我总是一套一套,大多让我无话可说。

无奈之余,我在感慨的同时使出最后一招:“苦瓜还叫‘君子菜’,跟什么菜烧煮都不会传苦味。你那么绅士,怎么好意思拒绝君子菜?儿子瞥了我一眼,慢悠悠地开了口:“设想一下,如果苦味不是大家都喜欢的,那它这种行为叫什么?死抱小团体,没有大局观,是不是得改名叫‘自私菜’‘短视菜’?”看着我有些发蒙,他话锋一转,“所以嘛,吃不吃跟叫啥名字没有一毛钱的关系。”

似乎也有些道理。另一方面,倘若苦是大家都喜欢的一种味道,那么苦瓜不就被道德绑架了?但是,它毕竟只是一种蔬菜而已。没有绝对的是非,只有人的好恶与利益。

一次,我又给儿子洗脑。刚说了句“洋葱是蔬菜之王”,就被儿子打断了。他一脸嘻哈道:“娘亲呀,你昨天还说‘芦笋是蔬菜之王’,前一段还说‘白菜是百菜之王’,是不是都是另起一行的‘王’?王多了就没王了。您老人家一开口,不是满嘴跑高铁,就是很浓的文盲味,像没受过九年制义务教育。”

儿子取笑某人无知、做事不合逻辑,说得最严重的就是——“没受过九年制义务教育”。且他一开口,必有理论支持,就像“人每天必需的六大营养素是蛋白质、脂肪、碳水化合物、维生素、矿物质和水”,而后给我逐一罗列。这恰恰是我对他打击的突破口——典型的教条主义。可我的攻击点常常游离不定,火力又不猛,更像挠痒痒,于是厨房里常常充满了笑声。

家都不是讲理的地儿,厨房哪能承载起明辨是非的重担?当然是溢满浓情厚爱的场所了。论来谈去,快乐因子就飘荡开来。